

走在大道上——我的人生記錄（第二卷）

作者：池田大作

責任編輯：蔡祝音

封面設計：楊啟業

出版：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滙廣場8樓
<http://www.commercialpress.com.hk>

發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
印刷：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九龍官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A

版次：201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©2014 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(精) ISBN 978 962 07 6532 2
(平) ISBN 978 962 07 6533 9

Printed in Hong Kong

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

Original copyright by Daisaku Ikeda, 1998.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Soka Gakkai, 2011.

前 言

對於我來說，戶田城聖先生既是導師，也可以說是父親。他1900年2月11日出生於現在的石川縣鹽屋町。今年——2000年，恰逢他誕辰一百周年。

當時，世界到處都颳起殖民地統治的風暴。日本也在富國強兵的政策下，加快近代化。

恩師誕生的那一天——一百年前的2月11日、星期天的《東京日日新聞》（現在的《每日新聞》）上，刊出這樣一類的大標題：“俄國軍艦集結”、“要塞炮兵隊長教育召集”等。

在此四年後的2月，爆發了日俄戰爭。

另外，《礦毒受害百姓大舉暴動》的報道，告訴人們當時深受足尾銅山礦毒之苦的農民們，以青年為骨幹，奮起鬥爭的情景。

但是，日本這次最早的反公害鬥爭，兩天後遭到殘酷的鎮壓，很多人負了傷。

田中正造對此極其憤慨，在國會中大聲怒吼，發表了“殺害民眾就是殺害國家”的演講。

從一百年前報紙上反映出來的“光”與“影”，看來也可以窺視出以後 20 世紀的動向。

我們通過和平哲學團結民眾，就是由生活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的牧口常三郎首任會長、戶田城聖第二任會長構想和創始的。

在日俄戰爭前夕激烈的“軍事競爭”中，牧口會長提倡“人道競爭的世紀”，展望了人類的共生。在冷戰的漩渦中，戶田會長最早呼籲“地球民族主義”的理念，主張廢除核武器。

兩位先生都非常重視立足於“生命的尊嚴”的人性教育，企圖將這種教育的充實和變革作為出發點。

因而提出了“創價教育學會”的名稱，開始了草創時期的對話活動。

這是 1930 年的事。

等待時機，創造時機——殉身大難的兩位先師實踐的力量，令人感慨無量。今年也是創價學會創立 70 周年。

本書作為題名《走在大道上》的第二卷，收錄了分 24 次在《第三文明》、《大白蓮華》雜誌上連載的《我的人生記錄》。

時間過得真快，開始執筆以來，已經快五年了。

從 1975 年 1 月 26 日創立 SGI(國際創價學會) 開始寫起，每月一次，按時間順序，原原本本地撰寫了人生春秋。

也許是由於每天的日子都激烈地變化，想寫下來留存的事情意外地多，連載終於寫到了 10 年前的階段。

今年我已經 72 歲。

每年都充滿了起伏曲折，人生的記錄也像沒有盡頭的磁帶，好像怎麼也寫不完。

這也許反而是有分量的人生的證明。我這麼說服自己，在繁忙的空隙，提筆寫人生。

靜靜地回顧過去，我生來體質虛弱，以為自己活不長，所以決心把生命獻給恩師，日復一日，如同翻日曆一樣，拚命地堅持活下去。

正因為這樣，恩師戶田先生一面激勵我“要長遠活下去”，一面對我進行長達十年的薰陶，塑造了我全部人格，對我有著筆墨難以盡述的深厚大恩。

對於一直支持我到今天的所有的人們，我也不禁要深深地感謝。

總之，我在這部連載的第一回裏談到 SGI 是由 51 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參加而創立的。而現在它已經發展到 148 個國家和地區。

我們的文化與教育、和平與人權的人道主義的運動已

發展到全世界。牧口、戶田兩位先生該多麼高興啊！

SGI 成立的時候，我作為參加人之一，要求寫下自己的名字，我在其國籍欄中填寫上“世界”。在成立大會上，我向各國代表簡潔地發出了呼籲。在那裏滿含着我的一切真情。我呼籲道：

“希望大家胸懷的不是使自己顯赫揚名，而是向全世界播下和平這一妙法的種子，完成自己寶貴的一生。”

“我自己也這麼做。”

繼恩師之後的不二的精神鬥爭將永無止境。《走在大道上》也越過了世紀，其命運看來也要無限地延續下去。

最後，向繼第一卷之後，繼續為本書的出版付出辛勞的《每日新聞》社的出版局長山本進先生、責任編輯清水香臣先生等有關人員，表示衷心的感謝。

池田大作

2000年2月11日 恩師誕辰100周年的吉日

目錄

前言 *i*

一、訪問恩師的故鄉（1982~1983）

- 訪問恩師的故鄉 2
- 建設是殊死的戰鬥 破壞只在一瞬間 10
- 談佛法與宇宙 17
- 詩歌與對話之旅 25
- 創價高中首次參加甲子園棒球錦標賽 33
- 獲得聯合國和平獎 40
- 東京富士美術館開館 49

二、國寶即民心（1984~1986）

- 闊別 18 年，再訪巴西 60
- “水滸會”的誓言 70
- “偉大的母親”與“尚文的國家” 79
- 在甲子園球場舉行的世界和平文化節 88
- 談生命與佛法 98

創價女子短大的創辦 104

國寶即民心 113

王子、公主啊，讓心中充滿夢想吧！ 121

與自然的對話 128

肯尼亞口頭文學獎 135

三、迎來花甲之年（1987~1989）

初次訪問多明尼加共和國 146

《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》30周年 153

法國大革命與浪漫主義展 170

迎來花甲之年 18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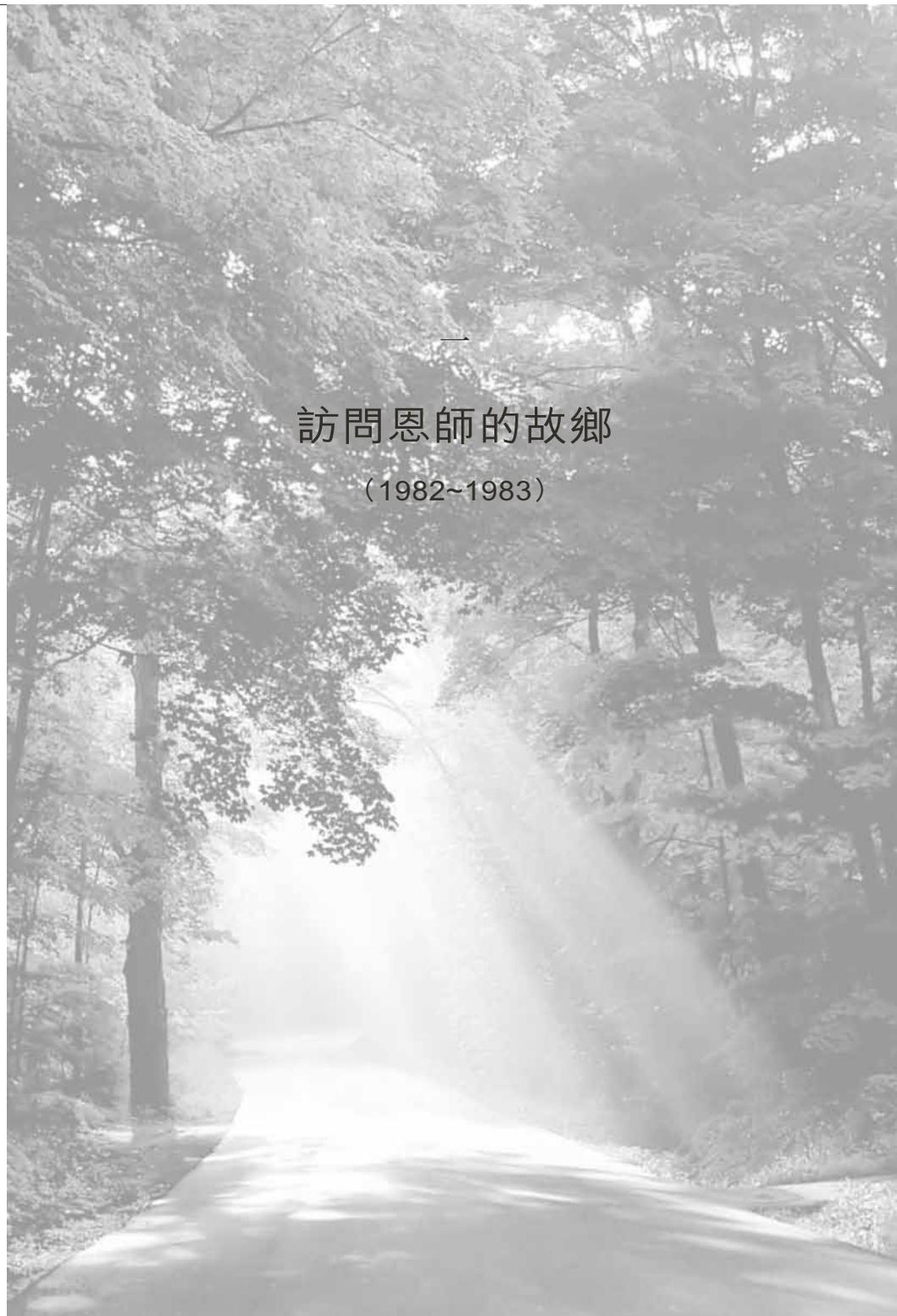
世界的沖繩人 201

對“人類議會”的建議 217

在法國學士院演講 231

訪問恩師的故鄉

（1982~1983）



獲得聯合國和平獎

恩師戶田城聖（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）先生曾經說過：“受到某個國家的表彰，就要終生為那個國家盡力。”

不論受到哪個國家、哪個機構的表彰，都不是單純的讚賞和榮譽。我認為其本來的意義是促使你發下新的誓言，採取下一個行動。

重要的不是“過去如何行動”，而是“今後怎樣行動”。

1983年8月8日，接受聯合國和平獎時，我曾這樣說過：“我們以前雖然一直支持聯合國，但是作為對今後的期待來接受獎賞的。今後我們仍將為世界和平更加竭盡全力。”

傳達授獎儀式是在東京澀谷的國際友好會館舉行的。出席儀式的有作為聯合國秘書長代理的明石康副秘書長（當時）以及聯合國宣傳中心埃克斯雷所長（當時）等許多人士。

我是體驗過戰爭的悲慘的那一代人。對於我來說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那年創立的聯合國寄予的期待很大，聯合國的發展是我經常考慮、關心的事。

面對不知何時是盡頭的東西方冷戰，以及連接不斷的國際紛爭，聯合國一直受到很多批評。坦率地說，就是批評“聯合國沒有履行其使命”。在日本，也不時有人大聲議論“聯合國軟弱論”、“聯合國無用論”。

但是，我確信：“那麼，除聯合國外，究竟有哪個機構能建造通向世界和平的軌道呢？”

我自就任創價學會第三任會長以來，就對支持聯合國的民眾運動的道路進行了種種的摸索。

儘管如此，在發起國際支援運動時，切忌性急冒進。因為學會始終把構築以佛法為基調的民眾的和平力量作為目標，只有當這樣的基礎堅如磐石時，國際支援運動才會鞏固。

1975年初，在颳過哈德遜河的寒風中拜訪紐約的聯合國總部時，運動邁出了一大步。在與瓦爾德海姆秘書長（當時）會談時，我提交了以學會青年部為中心推進的“爭取廢除核武器的一千萬人簽名”。

從那以後，多年夙願的支持聯合國的活動一直切實地前進。

授予我聯合國和平獎的是第五任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先生。他在任期間，我與他會見了四次。

印象深刻的是1990年秋在東京的會見。

交談涉及很多問題，有轉向以聯合國為中心的時代的

展望，以及對 SGI(國際創價學會) 與聯合國共同舉辦的“戰爭與和平展”的反響等等。“人類議會”的議長——聯合國秘書長的日程，確實是“以分計算”的。聽說這一天也是一個會見接一個會見。

訪問世界上哪個國家，這恐怕是家常便飯吧。在絕不能說寬敞的房間裏，連同走廊下，都能感受到一種繁忙緊張的氣氛。

我多次跟秘書長說：“秘書長為了人類非常繁忙。我不能再多佔用您寶貴的時間了。”但每次秘書長都挽留說：“再談一會兒，可以嗎？”

在分別的時候，秘書長手裏拿着一塊刻有聯合國徽章和他自己簽名的鎮紙說：“SGI 會長為人類的相互理解與和平作出貢獻。您的書桌上一定堆積着許多這方面的文件。我想這塊鎮紙正好用於壓這些文件。”只有公務繁忙的人才會說出這樣真心的話。

後來作為還禮，我決定送他一塊刻有 SGI 徽章和我簽名的鎮紙。這裏面也包含着我自己支持聯合國的決心和真情。

❖ 從“國家支持的聯合國”轉變為“民眾支持的聯合國”

面向 21 世紀以及永遠的未來，人類為了進步、安穩和快樂的生活，只能以聯合國為中心來進行協調。

問題是怎樣求得聯合國作用的加強和靈活性。各個成員國的努力當然是重要的。但是，僅有國家的聯合，一定會有一種傾向，即強國與弱國產生的對立，把國家之間的利害關係放在優先地位。

怎樣才能在實質上增強聯合國的作用呢？——我的結論是，在支持聯合國的基礎上，應當把“民眾的聲音”置於“國家的聲音”之上。

聯合國憲章的開頭也寫着“我們聯合國人民”。主語不是國家，而是人民。

民眾是誠實的、正直的。是真誠地祈願和平。民眾的這種熱情是真正可以信賴的。把民眾的這種善意集結起來，就會成為支援和擔當聯合國的真正的力量。

也可以說，要把“為了國家的聯合國”轉變為“為了民眾的聯合國”，要從“國家支持的聯合國”轉變為“民眾支持的聯合國”。

我在與聯合國許多要員的談話中，在提出的各種建議中，一有機會我都呼籲這個問題。

再就支援聯合國的信條來說，這因為聯合國與創價學會在“通過民眾的團結來克服國家惡”這一點上有着強烈的共鳴。

創價學會（最初稱創價教育學會）創立於 1930 年。其戰前的任務是對抗日益喧囂的軍靴聲。不用說，軍國主義最後發動的戰爭，是國家惡的頂點。

在與猖狂的權力的魔性進行鬥爭的過程中，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先生死於獄中，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先生在獄中度過了兩年的歲月。學會的組織也被摧毀。可以說創價學會從其創立之初，就背負了要與壓制民眾的國家惡作鬥爭的宿命。

聯合國是從對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國家狂奔的痛切反省中產生的。其目標是超越一國的利害，謀求全人類的利益，這是毋須多說的。

在“克服國家惡”的挑戰，可以說聯合國與學會是直接相聯繫的。

說是支援聯合國，但重要的是要有證明這一主張的行動。

各個國家都有支持其國家的市民、國民。但聯合國沒有直接支持其活動的“國民”。因而就需要用世界市民這一全球化的意識，來支持聯合國的民間活動。SGI 一直作為聯合國各種機構的 NGO(非政府組織)，參加了聯合國的各

種活動，就是出自這個目的。

以後從聯合國還獲得了聯合國榮譽表彰（1988 年）、和平貢獻・聯合國秘書長表彰（1989 年）、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所（UNHCR）和人道獎（同年）。我把這一切都看作是對 SGI 的“為民眾的聯合國”這一信條和行動給予了理解。

❖ 站在車站前募集救助難民資金的青年們

令人感到充滿希望的是，肩負下一代重任的 SGI 的青年們對我的信條有着共鳴，積極地參加支援聯合國的活動。

那是 1984 年 4 月在東京國立車站前發生的事。我在去參加東京的創價初、高中的開學典禮的途中，發現了會員們站在那兒募集救助難民資金。

那天是難得休息的日子。也許本來是想出去和朋友聊天，或者去參加體育鍛煉。雖說已是春天，但吹過來的風還很寒冷。

但是，青年們仍在拼命地向行人呼籲支持，這即使是一次小小的嘗試，但如果能為救助逃避戰火的人們和飽受飢餓痛苦的母子助一臂之力……最重要的是，通過具體的行動，青年們可以感受到理念和理想。

可愛的青年們，簡直像希望和平的尊貴的菩薩。

我就要去出席開學典禮，穿着一身禮服，心裏雖然想過，穿着這身衣服來募捐是否合適，但還是讓車子停下來，參加了募捐。

由於太突然，青年們有些驚訝，顯得有點緊張。會員們露出笑臉，精神飽滿地對我說：“感謝您的協助！”

青年部支持聯合國的活動，僅募集難民救助金一項就達 18 次。對於青年們的辛勞，我作為一個希望和平的人，也想向他們道謝：“謝謝！今後仍請多協助！”

民眾本來就希望和平。可是，冷戰結束後的今天，國家仍在搞軍備競賽，反覆不斷地進行戰爭和壓迫。

要停止人類的這種循環，克服國家惡，使人類轉向和平團結的方向——但實現這種目的哲學和軌道在何處呢？現在世界上很多有良心的人們在 SGI 中看到了這種光明。

德奎利亞爾秘書長也說過：“我之所以高度評價 SGI 對聯合國的支持，是因為它不僅有精神層面上強大的支援，而且還帶有具體的行動。在這一意義上，SGI 是支援聯合國的模範，是真正值得信賴的存在。”第六任秘書長加利先生也作過同樣內容的評價。

我們的責任越來越重大。因此，特別是青年，必須要進一步面向世界，有必要在學習和實踐中培養作為世界市民的視野和力量。

我還認為，SGI 和學會要在世界的民眾運動中起模範作用，首先就要問一問它有無作為領導者的資質和人格。偉大的民眾運動的領導者總是把為民眾獻身當作第一要義，絲毫不能考慮自己。必須要作為徹底的“公職人員”示範，因為“大人無己”。

不論甚麼運動，人都是根本。處於負有責任地位的人，如果忘記了“為了甚麼”這一根本目的，忘記了嚴於律己，開始考慮自己個人的利害，從這時起，從這一瞬間起，運動就會墮落。接着就開始蔑視民眾，把民眾當作手段。再沒有比這更可怕的事了！

所以，我要告訴下一代的青年，作為民眾運動的領導人，要經常對照自己的良心，反問自己有沒有令人羞恥的地方。

這些話並不只是警戒麻痹大意，而是許多歷史講述的真實——過去打着民眾利益旗號的運動，不知甚麼時候都墮落、消失了。

聯合國的創設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了。關於聯合國的作用、存在意義，至今仍然議論紛紛。

但是，偉大的建設、偉大的前進，是不斷的忍耐和苦難。正如甘地所說的那樣，那是蝸牛的前進，要緩慢地、一步一步地前進。前途即使有迂迴曲折，但人類今後一定會進一步認識到聯合國的重要性。

所以，我要繼續前進，我相信，世界和平未來的新的光芒，是從行動的汗水中產生的。

東京富士美術館開館

文化存在於與破壞、暴力對立的一極。文化從內心啟發人。相反，破壞、暴力從外部壓抑人。藝術打開心靈，面向光明。權力把心靈封閉於黑暗之中。所以，如果有志於未來，文化、藝術的交流是極其重要的。

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的呢？——我開始考慮創立美術館了。

恩師戶田城聖先生常說這樣的口頭禪：“要看第一流的東西，不接觸第一流的東西，就不會識別真東西。”這些話對美術品，對人都適用。

識別真正好東西的能力，只有和第一流的東西接觸，才能培養起來。讓感到美好、傑出的純樸的心靈互相接觸，感性才會得到磨煉。在人格的陶冶上也同樣是如此。和第一流的人格接觸、交鋒，才能使心靈共鳴。

開始出訪海外以來，我常常擠出時間，拜訪羅浮宮等著名美術館。據說有的人看到我這樣，還以為我單純是忙中偷閒。

佇立在人類共有的珍寶——藝術作品的面前，我會